

贾樟柯眼中的风流一代

贾樟柯(见图)的最新作品《风流一代》日前在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宫全球首映。作为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的一部华语电影,影片收获了极大关注和不俗口碑。

关于《风流一代》片名的由来与意义,贾樟柯解释称,“风流一代”是用来描述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一代年轻人,这一代人打破了旧的体制和传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被时代浪潮击碎的人

《风流一代》故事脉络和《江湖儿女》及其他电影作品有传承关系。但这部电影选择了很多集体镜头。您有什么考虑?

贾樟柯:从叙事上说,我们刚学电影时,前辈导演就讲过“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个世界已存在这么久,人类生活的际遇大同小异。这是很残酷的事情,关键就是每个个体的情况。

而一个具体的电影就是一个个体,看你怎么去描述这个事情,怎么去描述事件中具体的生活细节。如讲一个关于失恋的故事,那它是一个在没有电话年代的失恋故事,还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的失恋故事,或是在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失恋故事?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要在一个清晰的故事线上来负载起丰富的时代信息和人物感受。这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这条河流不要老转弯、上下起伏,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流动,顺其自然的。人的生活的流动也是如此:只有具有了河流这样



的一个稳定性,才能够负载起河流上面的波光粼粼,以及它的那些一闪而过的感受。

影片中,赵涛在超市与人工智能对话的镜头,这场戏的深意?

贾樟柯:我觉得机器人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给我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时代变化太快了。我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是在很小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未来世界》。后来,英语课文里也有机器人。机器人一直是科幻的东西。现在突然出现在生活里,饭馆都是机器人上菜了。我觉得真的特别恍惚。科技的这种巨大的变化也是时代变化的一部分,这挺让我感触的。

另一方面,让巧巧(赵涛饰演)与机器人交流,也是为了增加她的孤独感所做的衬托。她一个人跑步,一个人在超市门口,也没有什么朋友,但有机器人会问她:“你今天心情好吗?”

斌哥这个人物的设定:年轻时意气风发,中老年时已经和时代格格不入。这个人物是否也属于“风流一代”呢?

贾樟柯:浪潮就是一浪接着一浪,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如果说影片里的女性角色是被浪潮困住的人,那斌哥就是被浪潮击碎的人,这个人物是对男性的反思。我觉得男性社会里的竞争乐趣是需要反

思的,最终的代价是把自己击碎。我们应该向女性学习。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参与社会竞争,事实上,很多女性的关注点还是在生活本身、情感,对于那样一个丛林原则还是相对远离的。

探索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

您和赵涛老师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又是如何达成合作的?

贾樟柯:赵涛是非常优秀、让人钦佩的演员。赵涛的表演才华,让我们整个团队都想要和她一直合作下去。

在创作上,大部分人都首先要对作品负责;其次要找到真的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有能力的人,而赵涛就是这样优秀的演员。

“风流一代”的“风流”如何界定?

贾樟柯:上世纪70年代很重要,因为“风流一代”的词根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突然出现的,特指当时的青年。这一代人在改革的浪潮中,坚定地迈向现代化,坚定地用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

所以“风流一代”就是指上世纪70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一代年轻人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用网络语来说就是——野蛮生长。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年龄的增长,这一代人也付出很多代价,遭遇了很多挫折。我觉得影片就是讲整个中国社会里这充满能量的一代,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今天,又如何去面对包括科技变化在内的一切变化。

(摘自5月24日《北京青年报》帽杰文)

编辑家张守仁

5月28日,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张守仁(见图)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守仁历任《北京晚报》编辑,北京出版社编辑,《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四十余年,被誉为北京文坛“四大名编”之一。

参与文学“解冻”

1973年,40岁的张守仁调入北京出版社做编辑。1977年7月,张守仁和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及编辑章仲锷到山东组稿。在聊天中,他们谈到能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打破封冻着的坚冰,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

三个人商量刊物叫什么名字,王世敏说:“要不咱们就叫《十月》?”张守仁积极响应:“这个名字好!1917年十月革命,1935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194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

王世敏组织了一个班子筹办刊物。第一期《十月》刊发了张守仁编辑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张守仁说:“没想到,小说发表后,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影响很大。后来好稿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十月》面世,得到全社会欢迎,新华社还发了通稿说:文学有点解冻了,北京办了一个《十月》文学杂志。

见证文学的黄金岁月

1982年春天,张守仁参加军旅文学座谈会,作家李存葆知道他是《十月》的编辑,主动找来。李存葆有几个小说题材,征求张守仁意见。李存葆说的很多细节感动了张守仁。



张守仁把李存葆叫家里,说:“军事文学要想激动人心,是要真实地描写军队,以及战争的残酷及争议性等等。”

李存葆听了张守仁的建议,超水平发挥完成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前后发行了1100万册。

张守仁赶上了一段文学的黄金岁月。他感慨:“很幸运我是见证者、参与者,这必须感谢北京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平台,使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一些作用。”

令张守仁遗憾的是,大量作者、读者的来信都扔了。他说:“大家挤在一起,一个屋子装了六七个编辑,我就一张桌子,信多得没地方放。蒋子龙的《开拓者》手稿,张贤亮最好的作品《绿化树》手稿,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手稿,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手稿,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手稿,王蒙的手稿,铁凝的手稿,统统扔掉了,非常可惜。”

张守仁与《林海雪原》《芙蓉镇》的编辑龙世辉,《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的编辑章仲锷,《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崔道怡并称为北京文坛的“四大名编”。张守仁告诉记者:“我们几位编过的作品,不客气地说,构成了一部‘当代文学简史’。”(综合自5月29日《北京日报》、2019年2月19日《北京青年报》刘红庆等文)

5月28日,82岁的蔡澜(见图)接受杨澜的专访。专访中,蔡澜说由于自己淘气好玩的天性,所以他和太太选择了不生育。而如今,太太意外在浴室跌倒不幸去世,留下了没有亲人照顾的蔡澜,他对此表示自己绝不会后悔。因为决定选择了克生活,他表示自去年起将家中所有财产包括古董、字画、收藏品等全部赠予他人。

古董、家私全部送人,散尽家财的蔡澜,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全海景大套房酒店式养老院,一览无余的是维多利亚港的白云蓝天,包括佣人、司机、治疗师、秘书、管家等在内的8人24小时贴身看护,存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还留在身边,闲时慢品,惬意无比。“活一天过一天的人生。”对于自己的安排,他非常满意。

“蔡老散尽家财住养老院也是他花钱艺术的体现,这种艺术与蔡老一生洒脱浪漫的个性如出一辙,折射着一种通

透的金钱观。”近日,蔡澜新书《赚钱的艺术》《花钱的技巧》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陈世明、朱子叶就蔡澜的金钱观等话题做了分享。

会赚钱更会花钱

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他既是一位潇洒的电影人,又是一位深谙生活艺术的美食家。他的作品以通达智慧隽永简练著称,深受读者喜爱。《赚钱的艺术》《花钱的技巧》两本新书是蔡澜多年来在生活、文化、人生等领域积累的见解的集合,是他在赚钱与花钱方面的智慧结晶。

“如今,虽然他行动要靠轮椅,但依然活得洒脱松弛。他说自己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什么都

蔡澜的金钱观



无所谓。看似无所谓,其实包含着大智慧。”陈世明说,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蔡澜的人生智慧尤为可贵。

金钱观不外乎如何赚钱和花钱。受母亲影响,蔡澜从小就懂得赚钱的重要性,主动学习各种求生本领。长大后,他广泛涉足电影、美食、写作、主持、经商等多个领域,游刃有余。赚钱之后就是快意人生,吃吃喝喝,环游世界,所以蔡澜坦言,这一辈子鲜有遗憾。他看得开,放得下,金庸赞他:“论风流多艺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琴

棋书画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谓是第一流的通达。”

展现生活的丰富层面

在《赚钱的艺术》中,蔡澜以幽默风趣的笔调讲述了自己早年的创业历程和商业智慧。比如,他关于“赚电影钱”的故事,让人了解到电影行业的内幕,感受到了电影背后的商业智慧和市场运作。在《花钱的技巧》中,蔡澜又深入探讨了旅行与美食、文化与体验、时尚与品位等话题。

作为一位美食评论家和文化评论家,蔡澜在书中呈现的有趣的故事和观点。朱子叶举例道,每年六七月份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蔡澜分享的吃猫山王榴莲的经验实用且令人愉悦,值得每一位吃货都看看,“蔡老描述了榴莲果肉的绵密、入口即化的感觉以及浓

郁的果香,还深入探讨了榴莲的产地和文化背景,让我们这些吃货知道了如何花最合适的钱吃最美味的榴莲,这便是花钱的技巧。”

对于散尽家财住养老院,陈世明表示,这呈现了一种花钱的艺术。“蔡老在养老院生活,能够得到专业的照顾和关怀,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生活经历,体验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其次,散尽家财体现了蔡老的豁达和洒脱,他看透了财富的本质,这对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倪匡评价蔡澜,“他看世人,不论青眼白眼,都出自真,都不计较利害得失,只求心中欢喜。”策划本书的过程中,编辑曾与蔡澜有过交流。“蔡老笑称,他死之前的目标,是要把自己这辈子赚的钱都花光。永远热爱生活,在赚钱花钱这两件事上,蔡老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陈世明说。

(摘自5月27日重庆日报网 赵欣文)